

广东文学
作品精选丛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09 - 2013 广东中篇 小说精选

GUANG DONG ZHONG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广东文学
作品精选丛书

2009 - 2013
广东中篇
小说精选

GUANG DONG ZHONG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广东中篇小说精选 : 2009~2013 /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8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
ISBN 978-7-5360-7177-3

I. ①广… II. ①广…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0377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蔡 安 林 菁 欧阳衡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书 名	广东中篇小说精选 2009—2013 GUANGDONG ZHONGPIAN XIAOSHUO JINGXUAN 2009—2013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3 4 插页
字 数	466,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 2009-2013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 2009-2013》
丛书编委会**

主 任：吴伟鹏

编 委：吴伟鹏 孙丽生 张建渝 杨 克
范英妍 李国伟

主 编：吴伟鹏

副主编：孙丽生 张建渝 杨 克 范英妍
李国伟

统 筹：熊育群

编 辑：黄金明 姚中才 王威廉

序

吴伟鹏

岭南春来早。广东是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上，生活如此斑斓壮阔，每天都演绎着大时代的小故事。这为广东作家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创作素材，也使作家们遭遇了新思考、新挑战。这些年，广东作家勤奋笔耕，勇于探索，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们抒写岭南变迁、反映时代生活，表达精细情感，还把笔触伸入历史的深处或把别处人生体验带进岭南，全景式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在他们笔下，岭南作家群正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这套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选取2009—2013年广东作家发表在国内文学名刊上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结集而成，基本勾勒出广东文学发展的轨迹和广东作家创作的概貌。

我们欣喜地看到广东年轻的作家正在迅速崛起，“70后”、“80后”作家作品开始占据全国文学大刊重要席位，成长为广东文学的中坚力量，使得这套精品丛书充满了朝气活力。他们之中有的出生在广东，有的求学于广东，有的工作生活在广东，无论来自何方，他们已经扎根岭南，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愈加炽热，认知愈加深入。广东年轻作家群的崛起，带来了广东文学继往开来的好局面，广东文学也因此更具清新而旺盛的生命力。

在广东籍作家对本土文化深挖精琢的同时，众多移民作家也加入了对岭南文化的书写当中，丛书散发着越来越浓郁的岭南气息。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给广东文学带来了新视野、新感知、新表达和新风貌。他们正在融入这片火热的土地，成为这片土地的歌者。“移民作家”与“本土作家”之间的界限悄然消弭，他们一道成为了岭南文学的继承者、创造者。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的浪潮渐行渐近，且行且高。城市不仅吸纳着活跃的资本、聚集着优秀的人才，而且也成为了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力量。当代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聚焦城市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对当代中国城市独特体验有了新的深度，呈现出新的气象。“城市文学”不再仅仅是题材意义上的命名，而

是成为具有现象学内涵的写作场域或观察视角，标志着城市文学正在走向成熟。广东拥有中国最密集、最繁荣的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两大城市居住人口都已超过千万，成为世界级的巨型都市，因此，今天的广东文学已突破传统乡土风情展示的局限，呈现出更多现代城市文学的特征。比如以往热议的“打工文学”其实也属于城市文学的范畴，是某一阶层对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城市生活的批判与反思。再比如，许多作家写城市生活的困境与希望，其笔触已经从外在的庞大而完整的城市形象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具体细节以及城市人的微弱的情感涟漪。可以说，在表现人与城市生活的深层关系方面，广东的城市文学已有所突破，不论在书写城市的作品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行走在了中国文学大潮的前列。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在遴选的过程中，广东文学院的诸位编辑批阅了大量的作品，以文学性作为最重要的入选标准，选本关注的是广东作家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通过文学作品对现实有了怎样的呈现与思考，对心灵世界有了怎样的挖掘与探寻，尤其是，他们对广东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有了怎样的体认与发现。

丛书在编选编排上，入选作品排序均按姓氏笔画，每个作者只能入选一类体裁的作品。由于篇幅所限，丛书没有收录长篇小说。坦率地说，选集难免挂一漏万，因人力物力等种种原因，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谅解。我们愿意这套丛书是文学大海上的一枚浮标，引领读者得以品味广东文学这五年的旖旎风光。

是为序。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Contents 目录

001	寻根团	王十月
042	寡妇征刀	孙丽生
073	驴队来到奉先時	杨争光
136	西部之路	陈启文
180	北京和尚	陈继明
225	中锋宝	肖建国
261	赢家	廖华强
287	制片人	裴蓓
321	沿河村纪事	魏微

寻 根 团

王十月

上

王六一坐在沙发上读《世说新语》，读到“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渐觉眼饧，倒在沙发上打盹，刚合眼，听见门响，起身开门，见门前站一对黑影，六一认出是他父母，惊道，你们怎么找来了，来也不打个电话让孩儿去接。父母一言不发，挤进家门。父亲背着手，母亲拢着袖，在他的屋里上下左右，门弯角落打量一通。

母亲说：我儿住得远，让我们好找。

父亲冷笑道：住再远，我也是找得到的，你休想逃开。

六一骇得冷汗直流，说孩儿哪敢做那忤逆不孝之人，孩儿从未想过逃。

父亲又是一声冷笑：那你为何十年不回家？

王六一说：儿子工作忙。

父亲说：我看你是心野了，忘了自己的出身。

母亲说：我儿，不是为娘老子难为你，我们实有难处，房子被人戳了两个洞，一下雨就往里灌水，都说你在外面混得好，当作家，人模狗样，就不记得回家帮爹娘把房子修补修补。



父亲突然暴喝一声：和这不孝的东西有什么可说！遂伸了干瘦如铁的手抓了王六一就往外拖。六一吓得一声尖叫，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却是南柯一梦。

又做噩梦了？妻问。

王六一不说话，闭上眼，回想着刚才的梦，父亲手掌的冰凉尚在。晚上睡觉时，王六一忧心忡忡地对妻子说：今天这梦不寻常。

妻说：不过是梦，什么寻常不寻常，别胡思乱想。

王六一是楚州人，楚人尚巫鬼，信梦能预言，如梦见棺材，大吉；梦见鸡，犯小人；梦见捡钱主失财；梦见蛇主升迁……遂按楚人的理解，把梦中之事细细分析了一遍，又去看日历，再过半月就是清明，说：父母托梦，怕是在那边没钱花了。

妻笑道：去年清明不是烧了火纸么，一个亿就花光啦？

王六一说：在广东烧的纸钱，山长路远的，一路上寄过去，不知多少孤魂野鬼抽税扒皮的，到他们手上恐怕没得几文了。

妻说：你以为阴间和人间一样？

王六一又说二老并未说没钱花，只说房子有两个洞，下雨就往里灌水，不知是什么意思。妻冷笑道：亏你还是作家，这么迷信，不就是梦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要是想家了，今年清明回家给二老扫墓就是。

王六一道：说说容易，来回一趟，一个中篇的稿费没了。不是说要存钱买房么？

夫妻二人便不再谈回家的事，却谈起了见天疯涨的房价，谈中央一个接一个的政策出台打压房价，房价却是越打越升，看来只能继续租房了。

六一刚出门打工那会儿，再苦、再累、再拮据，每年都会回家过年。那会儿，当真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进入腊月，心就不在城里了，总是梦见家乡的腊肉。过完年，从家回到打工的城市，他会对工友们说，明年再不回家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但这信念只能坚持到农历十一月底，进入腊月，就一日日松动，最后终又是回家。不是想家，是怕一个人在异乡过年。那几年，一年到头，就挣个过年的车费。就像是一叶风筝，飞得再高再远，风筝的线总是牵在父母手中。后来，父母相继过世，王六一便成了断线的风筝。王六一清楚地记得，在外打工的第六年，他留在城里过年，和同乡马有贵一起帮老板守厂，年三十晚上，两人买了啤酒、鸡腿、火腿肠，爬到工厂楼顶，看从四处升上天空的焰火，吃肉，喝酒，两人都醉了。王六一哭，马有贵笑。王六一说马有贵你没心没肺是根木头。马有贵说王六一你多愁善感像个娘们。次年，王六一又没回家过年，这次他没醉也没哭。再往后就习惯了。后来，他结婚生子，夫妻俩在东莞打工，孩子在东莞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远在楚州的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不曾想，过了三十六岁，倒变得爱怀旧，开始想家。听人说，老家的房子里长满了竹，有海碗粗，大门已被苦艾封堵，王六一就特别想回家去看看，特别是想带儿子回老家去看看。儿子十三岁，只是听王六一讲过老家的样子。王六一便在心底里隐隐生出不安来。妻

说三间破房子，有啥好看的？王六一说再破也是我的家，将来我老了，打拼不动了，是要落叶归根的。妻说：切，少酸，真让你回去住，不到三天你就烦了。王六一说：没有了家，感觉总不踏实，像无根的浮萍。话是这么说，但也只是说说而已。今年，王六一满四十岁，在外打工整整二十年。王六一甚至忘记了当初出门打工时的样子，也不记得，这二十年是怎样就过来了，就过去了。总之是吃过许多的苦，受过许多的罪……但这些苦呀累呀，过去了的，也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恍如隔世，体会不到当初的那种痛苦了，迷惘却与日俱增。现在的他，有了城市的户口，却总觉得，这里不是他的家，故乡那个家也不再是他的家，觉得他是一个飘荡在城乡之间的离魂，也许，这一生，注定了要这样离散、漂泊。妻骂他：你这是闲出毛病了，过了几天好日子就忘了自己吃过的苦受过的罪，真要把你扔进工厂，和马有贵一样，你就不会酸文假醋地感叹这些没用的东西了。

说到马有贵，王六一的心情沉重了起来。

他和马有贵是穿开裆裤玩到大的邻居，当年出门打工也是一道。马有贵实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壮得日得死母牛。王六一记得，当初他和马有贵一起出门，最先做的是建筑工，每天抬石子，炒混合浆，一天下来，王六一累得直不起腰，马有贵却没事一样。有次打赌，马有贵一气吃下了十五个馒头。建筑工地都是些浑身有劲没处使的愣头青，晚上三五一群到镇上看色情录像，后来有五个老乡晚上出去看录像被治安队抓了，送到木头镇收容所，又送到很远的地方义务修了三个月的公路，放出来时样子比鬼还难看。工友被抓后，包工头交待晚上没事别出去晃荡，有力无处使的这些男人们，在一起除了说女人、想女人，就是夸耀自己的雄性能力，掏出那活儿，比谁尿得远，比谁大，后来发展到比谁能挂得起最重的东西。王六一羞涩，遇到这样的事就躲开，工友们就说他有毛病，一次硬是把他压在地下扒了裤子。王六一深感耻辱，思想自己出门打工，是想通过打工实现理想的，这样下去会把自己毁了，当月拿到工资就离开了建筑工地。那时的马有贵，是雄性比拼的常胜将军，用那玩艺儿吊起过一块红砖。后来，工头不给工资，王六一就介绍马有贵进了厂。那是一家工艺厂，王六一干调色，马有贵干磨砂。王六一在一家厂干不了多久就跳槽，那些年，他总是在跳来跳去。马有贵不跳，跳了怕不好找厂，再说磨砂除了粉尘大，并不太累，工资比别的工种还高，马有贵在那家厂里干了十多年磨砂。那十多年啊，王六一把珠三角跑遍了，做了不下二十种工，两人渐渐就失去了联系。再次联系上，是去年的事，那时王六一因写小说，在南方闯出了一些名堂，先是当了作家，又招进报社当记者。报纸上常有他的报道，电视里也常有关于他的新闻。在家乡人的传说中，他是见官大一级的记者，因此家乡人遇到了什么不公，会打电话向他求助，希望他能帮一把。王六一哪有这能耐？十有八九是帮不上的，就连他的堂兄，叫王中秋的，几次打电话请他帮忙曝光村里镇里的黑暗，都被他断然拒绝了，家乡人因此觉得王六一是一阔脸就变，最不讲老乡感情的，找他的人渐渐少了。那天王六一接到电话，电话里传来低哑的楚州普通话，吐字不清，像在拉风箱，呵喽呵喽，王六一好容易才



听清对方说的他是马有贵，就兴奋了起来，说马有贵呀，你王八蛋跑哪儿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消息。马有贵说，我打听了好久，才要到你的手机号，我就在你们报社楼下。王六一说，那你上来吧。想了一想，说，算了，还是我下来。王六一到报社楼下，四处张望，并没看到马有贵，却见台阶上坐着一个半拉子老头，在不停地朝他这边看。王六一疑心这人就是马有贵，但他实在不能把眼前这个瘦成鸦片鬼一样的老头，和记忆中日得死母牛的马有贵联系在一起。那人见王六一朝他看，就站了起来，怯怯地望着王六一。王六一说，马有贵？！那人就激动地走了过来。王六一说，你怎么成这样子了？这话说出口，鼻子发酸，过去捉住了马有贵的手。马有贵说，你当记者了，混得好了，这么多年不见，长得又白又胖了。王六一找了家小饭馆，点了几个菜，边吃边听马有贵说话。原来，马有贵一直在那家工艺厂上班，后来身体不好，病了，就被厂里炒掉了。出厂之后一直在治病，治了不少地方，都说是尘肺病，说他的肺都已经钙化了，硬了，像干丝瓜瓤。医生告诉他，这是职业病，可以找工厂赔钱。马有贵去找工厂老板，老板不理睬他，去找劳动站，劳动站让他自己找证据。我一个病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于是想到了你，马有贵说，实在是没办法了，不然我不会来麻烦你的。王六一心情很沉重。马有贵的事，他觉得自己应该尽力。王六一于是求到了在劳动社会保障局当主任的一个朋友，朋友又给镇劳动站的监察大队打了招呼，王六一又陪了马有贵去找工艺厂的老板，老板一看又是官方出面，又是记者施压的，答应和马有贵谈，谈到后来，厂方给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厂方出钱给他治病，花多少钱都归他们出，一是厂方一次性赔马有贵二十万，往后是死是活，厂方再不负责。王六一劝马有贵先治病再说，边治病边问厂方要其他赔偿，马有贵几乎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拿二十万元现金。厂方说要把钱打到马有贵的卡上，马有贵坚持要现钱。马有贵说他这病能治就治，不能治拉倒，这辈子出门打工二十年，没给老婆孩子留下一点钱，对不起她们，有了这二十万，就是死，也对得起老婆孩子了。去工厂拿钱那天，王六一陪他一起去，马有贵拿着那薄薄的二十万块钱，不停地，说，原来二十万才这么厚一沓。王六一说，你以为二十万有多少？马有贵说，六一，没有你，我是一分钱都要不到的。说着居然要给王六一下跪，王六一心里一酸，泪就出来了。想起当年，他和马有贵一起出门，两个蛇皮袋，装着他们的行李，两个袋口打个结，一前一后，搭在马有贵的肩上，王六一让换着背，马有贵不干，说六一，咱们兄弟俩出门，体力活归我，用脑子的地方你上。到岳阳，排队买票这些力气活，都是马有贵干。火车上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也是让王六一坐。转眼间，当年的愣头青，现在都老成这个样子了，想到在南方的工厂里，不知有多少马有贵们，打工二十年、三十年，最后一无所有地回到故乡，不觉心酸，也为自己终于逃离了这苦难而庆幸。马有贵有了二十万后，没有住院治疗，开了一些药吃，身体是不行了，再也打不了工，租房子住在这里，老婆打一份工，他就在家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

每当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不满了，或是受不了同事间的勾心斗角心生去意时，

王六一就会去看马有贵，每去看一次，他的心情就会平静了，会对现在的生活多出一份感恩与知足。到后来，他说不清是关心着马有贵，还是把马有贵当成了调整心态的一剂良药。近段时间报社改制，要企业化，有门路的编辑记者都为自己找到了退路，妻让王六一也去找找关系，王六一最怕的就是求人，说企业化就企业化，真的企业化了，有本事的人反倒有了用武之地。话是这么说，从事业单位一下子变成了企业，心里多少有些惶恐。

该去看看马有贵了。王六一说。正要睡觉，却接到了冷如风的电话，说作家在干吗呢？打扰你写作了吧？

王六一说：刚要睡觉。

冷如风说：楚州的市长到广东来了，点名要见你的。市长开出的名单，第一位可就是你这个大作家。

冷如风来粤之前，是楚州文化馆的独唱演员，后来下海，在广东开了家文化公司，又挂了楚州驻粤招商办主任的头衔，两边穿针引线，迎来送往，生意做得颇有些声色。冷、王二人相识多年，是对脾气的朋友，知道王六一颇多点子，也有些人脉，就聘了王六一在公司里挂了策划之名，有活动时，一起出谋划策，吹牛喝酒，有喜好附庸风雅的客户要招待时，就叫上王六一作陪，因此两人往来最是密切。

次日晚宴，安排在南城最奢华的酒店，王六一下班后就过去了，以为是到得早的，没想到，酒店里早就到了十几位。冷如风忙里忙外，也顾不上招呼。王六一就找了位置坐下，入耳皆是乡音。交换名片，个个都是这总那总的，公司也是五花八门。王六一心里就多多少少生出些自卑来，今晚受邀参加宴会的，怕只有他是个穷光蛋了。有老板接过他的名片，看他的名片上印着作协会员，某某日报记者，恭维他是文化人，也有那不知作协为何物的，少不了打听一下，王六一就在心底里对那人生出鄙视，最让王六一受不了的，是有个老板，居然知道那坊间传播甚广的把“作协”当“做鞋”的笑话，并当众讲了，博得了众人的笑声，王六一脸色难看，正不知如何下台，就见过来一位端茶杯白净微胖的中年人，众人都争着和他打招呼叫毕总好，伸了手来抢着握。那叫毕光明的却道，咱们楚州出的老板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可在全中国叫得响的作家就王六一一个，你们可知市长开出的嘉宾名单第一个是谁？众人都看毕光明。毕光明喝了一口茶，看着王六一不说话。众人就都看王六一，弄得王六一倒不自在了。那叫毕光明的，把茶杯放在茶几上，从口袋里掏出名片，双手递给王六一，说，你的大作，我是经常拜读的。居然说出了一串作品的篇名来，王六一面露得色，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番交谈，原来毕光明也是古琴镇的，居然和王六一的堂兄王中秋是高中同学。自然又聊到了王中秋，听说王中秋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乡下教书，毕光明叹道，可惜了，我们那个班的同学，数王中秋最是聪明，心性又高，他要是出来打工……两人又聊还没有现身的市长。王六一说他不知道楚州现在谁是市长谁是书记的。毕光明说，有些人可能想着见一见市长，我真是最怕他们来了，这些年，从省里到市里



到镇里再到村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干部、牛鬼蛇神，接待一拨又来一拨，上面的官来了还好说，无非希望他去投资，开出的条件自然是优厚的，镇上村里的那些人来了最难办，不是铺路差钱，就是修桥缺款，人家张了口，乡里乡亲的，又不好驳面子，十万、八万的，这钱真要是用到修桥补路上倒也罢了，不过是个借口，十有八九落进了他们的私囊，现在听说家乡有官来头都大。

王六一心想，听这口气，毕光明的生意是做得极大的，就笑着说：谁叫你是大老板呢，你拔根毫毛都比我的腰粗啊。

毕光明说：你这话就让我汗颜了，我没有贾家的显赫，你也不是刘姥姥啊。

王六一没想到毕光明听出这玩笑话的出处，心下更不敢轻慢他了，正经道：你不理他们就是。

毕光明道：说得轻巧，毕竟是楚州出来的人，祖坟还埋在那里，父母百年也要落叶归根的，阎王好使，小鬼难缠，真要得罪了他们，敢把你祖坟给刨了。

王六一道：说的也是，现在家乡的民风，是越发的不好了。

毕光明道：我们这一代，和楚州是割不断的，下一代，就再不怕这些了。我是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的，我劝你也把孩子送出国去。

王六一便不接话，心想你大老板，站着说话不腰痛，送孩子出国留学，我现在能让他在广东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说笑笑间，忽见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就见一位黄胖子在众人拥簇下进了宴会厅，也不知谁先鼓起了掌，王六一看毕光明也鼓起了掌，就跟着鼓掌。大家主动站成一圈，黄胖子和大家一一握手，说着感谢的话，倒也没有官架子。握完手就入席，一张大围桌，可以坐下三十余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摆好了名牌的。大家按坐就位，黄胖子坐上首，左边是楚州首富叫邹万林的，右边是毕光明。王六一的名牌在毕光明的旁边。这饭局无非是大家轮着去给市长敬酒，和市长做私下的交流。市长说邹总、毕总，我们是老朋友了，就先不敬你们，我要先敬楚州的才子。弄得王六一有点受宠若惊，慌忙站了起来。市长说你是文化名人呀，我早听说你的大名了。问王六一经常回楚州不？王六一说有几年没回了。市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在座的，都是楚州的精英，是楚州的骄傲，要经常回楚州看看，你这个大作家，也要把我们楚州美好的一面向外面宣传宣传呀。

王六一居然就有些感动了，说：一定的，一定的，楚州是我的家，我的根在那里呀。

市长说：对，根在楚州。

市长显然对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和王六一喝了一杯。又举起酒杯，站起来发出了邀请，说希望各位常回家看看，回了楚州给他电话，他只要是在楚州，肯定要出面接待的。有人开玩笑，说市长金口玉言，我可是清明节就要回家扫墓的，到时可要找你这父母官打秋风了。市长说：你要是回家不给我电话，我知道了倒要和你急。又有人提议，说既然市长发了话，咱们清明节组团回去，有人就高声附和了。市长说，这个提议很好，我倒希望你们组个团，把楚州在广东的精英都

请回家去看看，为家乡的建设出力。最先到广东来投资的，不就是当年背井离乡在海外打拼的那些华侨么，你们这些人，在广东打拼这么多年，成功了，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楚州的经济，一定能够腾飞的。又对冷如风说，这件事你负责落实，争取今年清明就组团成行，参加我们市每年一度的逐鹿岭公祭。饭后冷如风就特意请王六一留下，说要马上把市长的指示落实下去，将这些老板们组织起来清明节回楚州。

王六一说：听风就是雨啊。

冷如风笑道：生意人嘛。

王六一说：说正经的，这事还是有些噱头的。不过咱们要么不弄，要弄就弄大一点，最少组织一百个老板，在清明节自驾回楚州。你想想看，一百个当年的打工仔，如今开着奔驰宝马威风凛凛衣锦还乡，绝对能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好好炒一炒，说不定能炒上央视。

冷如风的热情也高涨了起来，说：还要做一个网站，给每个老板做一个子页，链接他们的公司，还要拍一个纪录片，出一本画册。

王六一笑道：这钱谁出？

冷如风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老板不差钱。

王六一说：还有一点，咱们回家，总不能就是祭祖扫墓，人家市长希望你们回去是考察投资的，你真扫墓，人家才不理你。

冷如风道：这个自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牛鬼蛇神，各取所需。

两人越聊越起劲，当下把大概的想法聊了个七七八八。冷如风说，现在得给咱们这个自驾团取个响亮的名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也。

王六一笑道：这还不容易，一大群打工仔，奋斗二十年，如今衣锦还乡，就叫还乡团，楚州还乡团，绝对震撼人心。

冷如风说：还乡团？不行、不行，感觉跟鬼子汉奸似的。

王六一说：那就叫老板团，你们这一群，不都是老板么，大老板，小老板，不大不小的老板。

冷如风说：六一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

王六一说：有了，咱们就叫楚州外出务工人员寻根团。

寻根团？这名字不错。

冷如风当即拍板。一天后做出寻根团的活动方案给王六一过目时，已经变成“楚籍旅粤商人回乡投资考察文化寻根团”。

王六一说：靠，这是他妈什么名目，狗屁不通。

冷如风说：老板们不愿被人叫着外出务工人员呢。

王六一说：可事实上都是。

冷如风说：人家可是大老板，指着他们出钱的，你弄一外来务工人员寻根团，鬼才和你搀和。

王六一笑道：弄成楚州商人寻根团，就没有外来务工人员有噱头了，这年头



是沾上草根就好炒作的，又问，钱的问题怎么解决？

冷如风说：这个我早想好了，咱们把回乡的车队编号排队，一二三号竞投，出钱多的车排在第一位，到楚州出席活动排名也是第一位，参加宴会时，出钱最多的两位坐在领导身边，家乡电视台采访，由出钱最多的一位接受专访。

王六一说：有些想当然，人家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会在乎这个？

冷如风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乎的就是这个。所谓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这样组团还乡，可不比自己一家人回去，几十辆车的车队，排第一第二和排中间末尾可是大不一样的。

王六一深不以为然。不想过了两天，冷如风对王六一说钱的事落实了，一号车由邹万林以十万竞得，二号车居然被一个叫赵有根的以八万竞得。王六一问这赵有根是谁，那天市长请客他来了么？冷如风说赵有根是个服装厂的老板，在这些老板中，论资产，排前十位都排不上的。王六一问第三号位的车是谁竞得的，冷如风说是毕光明出了五万。王六一长叹道，毕光明也未能免俗啊。冷如风说，毕总就是这种风格，他不会竞第一位的车，也绝不甘掉在尾巴后面的。其他老板们，看了方案中楚州市委五套班子都要出面接待，有答应出五千的，出二千、一千的，居然就凑了三十多万。有人提议，说怕这钱被冷如风贪墨了，要成立一个小组监督每一笔钱的花销，多出来的存起来下次活动使用。寻根团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时间定在这年清明前两天在深圳同乐关口集合出发。冷如风又拟好了详尽的方案，和楚州市府沟通，又让王六一请了广东这边的相关媒体做宣传。

王六一突然想到，此次还乡，个个都是老板，豪车衣锦，自己穷光蛋一个，车都没有，凑哪门子热闹？心中生出许多的不平来，对寻根团的事也没了兴致。冷如风问他这方案还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只酸酸地说好，好得很，衣锦还乡嘛，我一个穷文人，就不跟着搀和啦。

冷如风如何不明白王六一的心思，笑道：六一你什么都好，就是这毛病我不喜欢，人家有钱，你有名，你看他们风光，他们也怕你瞧不起的。再说了，咱们既然叫了文化寻根团，没有你这样的文化人撑门面，那还叫什么文化寻根团？咱们这个团，少十个八个老板没什么，少了你，那就大为失色了。再说了，我还指望你回到报纸上给忽悠一下呢。

王六一说：容我再想想，又说到了那天梦见父母的事。

冷如风道：这就是了，伯父伯母托梦给你，你不回去看看能安心？

王六一说：可你们都有车，我怎么回去？

冷如风道：车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负责安排，如果不嫌我的车差，那就坐我的。又说，你回家不用你花钱，我是要从活动经费里给你开出采访费用的。王六一听冷如风说得在理，心想不用花钱回趟家不说，还能挣点外快，何乐而不为？虽说想到要蹭别人的车回去，多少有些没面子，也顾不得这许多，便应承了下来。这些事都忙得七七八八，王六一想，该去看看马有贵了，也不知他现在病情如何。便买了些水果，直接去了马有贵的出租屋。

马有贵的出租屋在这城市的一处城中村，这里密密麻麻都是亲嘴楼，马有贵住的那一片，百分之八十的租户来自楚州，他们多在附近的工厂打工，因老乡们住在一起，就把这里的城中村变成了楚州的一个村，走在村里，入耳皆是乡音，这些老乡们平时在工厂里老老实实打工，下班后的娱乐，除了打麻将，就是赌香港的外围六合彩，倒也过得怡然自乐，直把他乡作故乡，并不像有些书斋里的人想当然的那样，认为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们每日里觉得生活在水深火热苦不堪言，自道自己是底层是什么层的。

马有贵身体不好，为进出方便，租住在一楼。两个月前，他老婆帮他拿了些塑料花在家里组装，这事不怎么费力，虽说一天下来做不了几块钱，总比一分不挣吃老本强。两个月前，王六一来看过马有贵，当时就觉得，马有贵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给他端一把椅子，说多几句话都喘不过气来，嗓子里像装了一架风箱，一说话就“呵喽呵喽”直拉风。劝马有贵去看医生，马有贵说舍不得钱。说物价涨得这么快，这二十万搁银行不花，一年下来都瘦去几千块了，哪还舍得花钱去看病？

刚下过雨，巷子里积了一汪污水，水中隔尺许扔着一块红砖，王六一就在巷子外面喊马有贵，没有人应，蹑脚跳上红砖，伸开双臂一路蜻蜓点水到了马有贵的门前。门半开着，王六一便喊马有贵，听见屋里传来“呵喽呵喽”的声音。推开门，一股中药味夹着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屋里的灯亮了，马有贵赤背睡在床上，见是王六一，支撑了半个身子，费力坐了起来，说：六一来了，每次来都带水果，真的是过意不去。

王六一说：乡里乡亲的，一点水果算啥？

问：病好些了没有？

这话是明知故问，看马有贵这样子，病只会一日日地沉重，哪里会好？马有贵苦着脸，说在吃中药，吃了几服，倒有些好转的迹象。两人说了一会儿闲话，王六一问现在拿塑料花在家里做了？马有贵说不做了，在研究《码报》呢，这玩艺儿来钱快。说着，从床头摸出一沓《黄大仙救世报》、《白小姐透码》，请王六一帮助参详。原来这里的说法，在香港每一期六合彩开出之前，这些《码报》上都会画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图画，写一些半通不通的暗语，这些打工者们，得空了就琢磨着其中的玄机，往往是，蒙中了的时候没有下注，或是才下一注、两注，下次横了心下大注时又蒙错了。等得开出奖来，再回头琢磨《码报》，直骂自己是猪脑子，这么简单的暗语都没有弄懂。却不知，这些所谓的暗语皆是而非，猜什么都能说得通的。

王六一说：这是赌博，十赌九输呀。

马有贵说：也不一定，只要懂《码报》，是能发财的。马牙子你记得不，就是我们村六组的，他不也在这里打工吗，前天赢了五万块。

王六一道：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人家输钱的时候你没见到。

也不想多责怪马有贵了，又说清明节要随了寻根团回家的，问马有贵有没有



什么事要让他回去帮着办。

马有贵说：什么寻根团？

王六一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马有贵神情黯然道：都是打工，人家怎么挣那么多钱？！又说，也没有什么，帮忙去看一看我爹，问一声好就是。王六一答应了，见马有贵似有些累，说了会话，又叮嘱了注意身体，叮嘱了不要去赌码，那东西害人，又叮嘱了有什么困难就打电话，然后告辞。离开马有贵的家，王六一在老板们那里寻来的自卑与不满早飞到了九霄云外。

临回楚州的前两天，马有贵打来电话，说自那天听说寻根团的事后，特别想回家看看，问王六一能不能跟那些老板说说，让他搭顺风车回家。又说他这身体今年不回去，怕是再也回不去看一眼家，看一眼他的老父亲了。说罢竟在电话那边哽咽起来。王六一说这事他会尽力，但做不了主，他自己都要蹭车回家的。放下电话，心想这事不好办，虽说都是乡里乡亲，可时位之移人也，这些个老板，有谁愿意捎带上这么个病壳子？给冷如风电话，把马有贵的想法对冷如风说了。冷如风说他问问看，实在不行就坐他的车，怎么说也是乡亲一场，人家有难了，举手之劳，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不知马有贵的病到底如何，要是在半路发病或是死在路上那就麻烦了。

王六一说：我看他这病，就是“呵喽呵喽”的听着难受，不能下气力，死在路上还是不至于的。

冷如风说那就这样说定了，只是他的车是中华，空间比较小，得挤一挤了，要是老板们的大车愿载他，那是最好不过的。冷如风让王六一等他的消息。半个小时后，冷如风打来电话，说事情搞掂了，张总的车上，就坐他儿子和他老婆，张总开车，可以让马有贵坐前面。这张总，王六一也是一块儿喝过两次酒的，是个实诚人，让马有贵坐他的车，王六一放心。把这消息告诉马有贵，马有贵激动得又呵喽了半天。

出发那天，马有贵坐张总的车，王六一本来是打算坐冷如风的车，不想冷如风又叫了摄影记者，记者要坐他的车好一路录像，联系好了让王六一坐毕光明的车。王六一心里多少有些不快，毕竟和毕光明只是一面之缘。最主要的，坐毕光明的车，心里多少有些自卑。说好王六一打的去同乐关和大家会合，然后再坐毕光明的车，不想那天清晨，王六一刚起床，就接到毕光明的电话，说他已到了王六一家的小区门口。

王六一说：不是说好去同乐关会合吗？

毕光明说：我起得早，反正去那么早也是等大家，就来接你。

王六一说：那你等我一会儿，我还没有洗脸呢。毕光明说不急，还有时间，你慢慢收拾吧。王六一的行李，妻昨晚就帮他收拾好了的，也就是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几本王六一这两年出的书。听说毕光明在楼下等，妻就催王六一动作快点，王六一却慢腾腾地洗漱后，又在沙发上坐着磨蹭不走。妻说你怎么啦，人家等你老半天了。王六一看看时间，说让他再等十分钟吧。妻白了他一眼，说你这